倭重臣層與軍部法西斯鬬爭之剖析

蘇薌雨

隨着中日戰爭的延長，日本帝國主義者暴露了無限的破綻。這個破綻不僅在兵力，物力與動力的不足，資源的缺乏，財政的困難和人民生活的艱苦，表現的很清楚，同時，其統治階層，對立日加尖銳，鬥爭日加激烈。

在戰爭過程中，根基一向不穩固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勢力，加速度沒落，而代表這民主政治政治勢力的政黨，也就動搖分化了。民政黨表面上雖仍統一，裏面却已分爲堅守民主保壘和自謳革新的兩支底流。政友會則分裂爲所謂「正統派」的久原派，和「革新派」的中島派。中島派已完全投入軍部法西斯的陣營（內藤田均等七人此次議會，反對順應軍部要求開除齋藤隆夫，被除名）。東方會前與同民同盟合併失敗，嗣因黨首中野正剛引退解散，成立時局同志會，和社會大衆黨書記長率領的社大黨大部分議員，成了軍部法西斯的應聲虫（社大黨片山哲等八名，因反對懲誡齋藤隆夫被除名，黨首安部磯雄，和除名的片山哲等採取一致行動，自動脫退，另組新黨。）政黨的軀殼固仍然存在，實則是腐爛崩潰了。

因爲政黨政治的沒落，和政黨自身的崩潰，於是在日本政治上眞正有勢力的，祇有兩個集團：一個是軍部法西斯，另一個是重臣層。

軍部法西斯，從其史的發展上看來，是封建殘餘的最大城堡，雖然隨着日本資本主義的成長，他本身滲潤了資本主義的因素，然而傳紀的影響，能發生更大的作用。再，軍部的基本構成份子，農民居多，因爲農民佔其全國人口半數以上，體質又比都會人强壯，在征兵制之下，徵兵檢查容易合格。加以軍隊駐屯地都是農村，朝夕接觸的是農民，於是農民與軍部於不知不覺之間，結成不可分的深切關係。這兩種原因，規定軍部法西斯，具極濃厚的封建色彩。

從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來看，產業資本發達未至成熟的階段，金融資本也同發達起來，故日本產業資本，除了自身的種種束縛之外，同時受到金融資本的壓迫，因此，產業資本家的一部分和軍部法西斯勾結，走向極右的反動路上去。更因此，使軍部法西斯在政治上，構成不可侮的勢力。

軍部法西斯最重要的，是軍部行動派，以「櫻會」爲首。該會於軍部反對倫敦海軍條約時，皇弟秩父宮在東京麻布區第三聯隊，和他的侍從武官本間雅晴，以及其餘十二三名深夜血書爲盟結成。櫻會會員中的中少尉級軍人，分散各地後，又結成「小櫻會」，發動了五·一五事件，以及其他各事件。在今天，櫻會和小櫻會大體上成爲中心，執行軍部行動派的各種陰謀。加入櫻會及小櫻會的軍人，主要的大多屬於陸軍的炮，騎，航科，以及海軍的機械化科。

行動派政治行動的特點是，在每年政治情勢急遽變化之際，決定其最高政策，然後將決定了的最高方針，强制其轄下機關，陸軍省以致內閣去執行。

重臣層，由於明治維新遺留下來的特殊政治制度，天皇名義上雖總攬大權，但每值內閣變換時，後繼者的任命，却詢問元老重臣。惟一的元老西園寺已經昏耄，自林內閣以來，代替西園寺這種位置的，就是現在內府大臣湯淺。於是湯淺便構成了重臣的中心，圍繞他的，有近衞，平沼，松平等多少帶點革新色彩的一批。此外，雖還有牧野，一木，幣原，若槻等純正保守派，但已不參與政治。他們和土地主與金融資本家沆瀣一氣，佔據政界上層部。

軍部法西斯握着政治指導權，重臣層握着政治決定權，軍部法西斯爲要取得整個的政治權，自然不得和重臣層，作激烈的鬥爭。兩個集團勢力的消長，決定日本政治的動向。

軍部法西斯和重臣層的鬥爭，非始於近數年，遠自五·一五事件，政黨政治隨當時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被刺而沒落了以後，握住政治實權的就是重臣層，齋藤內閣以後的所謂中間內閣，也就是重臣內閣。表面

上，他是代替政黨政治而出現的，其實却是阻止軍部法西斯勢力的成長和澎漲。最初軍部法西斯確想利用這所謂中間內閣來阻止政治的抬頭，然而到了岡田內閣時代，他們已經很顯然的轉過來和重臣層爲敵了，故有二·二六事件。

二·二六事件，因殺害了齋藤內府大臣，高橋大藏大臣，渡邊教育總監，鈴木侍從長，并引起岡田內閣的辭職，遭受了國民一般的譴責，乃有廣田內閣寺內陸相的肅軍；荒木，眞崎，阿部，林等與法西斯有關的六大將，被編入預備役。同時，重要的法西斯團體均被查禁，不能活動，軍部法西斯受打擊不小。軍部法西斯嘗此苦頭，遂多少改變作風，排除幼稚病的急進主義，放棄過去的暴力手段，想用政治手段來奪取政權，林內閣時代這種傾向特別顯著。可是，當時的軍部法西斯的政治力量，究竟還沒有成長到如此地步，其企圖也就逐漸失敗了。自從挑起這次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後，他們又藉着對外的軍事行動；加强其對內的政治力量，於是軍部的法西斯在政治舞台的進出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。

對於軍部法西斯的跋扈，干涉政治決定權，重臣層雖採取守勢，但都固守殘壘，死力防止軍部法西斯勢力加速度的膨脹。自平沼內閣時代以至現在，重臣層和軍部的鬥爭，日趨激烈，其間最能表現這種痕跡的，是日德義同盟問題，阿部內閣上台問題，首相權限强化問題，和米內內閣上台問題等。

在平沼內閣時代，重臣層和軍部法西斯鬥爭的結果，叫平沼內閣做出犧牲品。平沼於上台時答應軍部所要求的加强防共協定，也就是與德義訂立軍事同盟。然而平沼上台以後，隨着國際情勢的要求，到了訂立軍事同盟的時候，遭遇着重臣財閥布洛克的反對，平沼內閣躊躇而又躊躇，幾經軍部及法西斯外交官的要挾和警告，剛剛達到了所謂決定的階段，而德蘇互相不侵犯條約發表了，以致平沼內閣不得不被軍部逼下台去。

平沼內閣下台以後，重臣層原想要廣田弘毅來組閣，軍部法西斯首先反對，乃有「近衛坂垣會見」。經幾番周折，始抬出阿部來。湯淺內府怕阿部被軍部玩弄，於其拜受大命後，延見了阿部，披瀝渠對於現在政治的見解，給阿部內閣一個政治綱要。阿部被注射了重臣色素之後，不得已將預定在當夜由遠藤書記官長發表的內閣方針取消了。然而，從阿部內閣所發表的政綱政策來看，又幾乎完全和軍部法西斯所要求的一致，這非常叫重臣層不滿。尤其是關於首相權限强化問題，惹起了重臣層的憎惡。

首相權限强化問題，原來是軍部法西斯想藉此手段，削弱重臣層政治決定權的陰謀。阿部受了軍部的指示，根據企劃院案，決議關於國家總動員法案，閣僚間有異見時，首相有裁斷權。可是，到勒令發表時，這裁斷權已經變爲指示權了。所謂指示權，在法制上是希望和命令中間的東西，并不是什麼强力的權限；而此案交付樞密院審議時，阿部首相和唐澤法制局長，被重臣之一的金子堅太郎伯爵，詰問得啞口無言，幾乎不得下台。其後，阿部想實行撤廢「官吏身份保障令」復遭樞密院的指摘，不得不付諸擱淺。

軍部法西斯對阿部之不能實行其要求，深致不滿，利用走卒的衆議院時局同志會與社會大衆黨等議員，强迫阿部下台。雖經重臣財閥布洛克支撐，終于螳臂未能當車，快然下台了。

阿部內閣既倒，軍部原決定捧出畑陸相來組閣，不意受重臣層的暗算，臨時改由米內上台。

從上舉各種事實，可以知道重臣層和軍部法西斯的鬥爭，是如何的激烈了。

現在要問，操政治指導權的軍部法西斯和操政治決定權的重臣層的鬥爭，究竟誰勝誰敗呢？据我個人的觀察，現在他們旗鼓相當，一時很難於斷定勝敗誰屬。因爲，軍部法西斯目前雖氣燄萬丈，但其自身，在軍中央部有急進派，緩進派，行動派之分；在中國派遣軍，有關東軍派，華北派，華南派之歧，彼此立門戶，互相軋鑠，致減少了對重臣層鬥爭的力量。重臣層方面呢？眼前尚有幾種原因，使他們不致遽即喪失政治上的勢力，第一是一切中間法西斯派都附和他們，或存某一方面和他們接近；第二是在政黨沒落的途中，政黨的正統派，如民政黨的町田系，政友會的鳩山系，都想和他們結托，第三是金融資本家和一部分產業資本家，極力支持他們；第四是軍部內的現狀維持派，乃至被法西斯排斥的一些擬態法西斯份子，官僚之類也多與重臣層通聲氣。

重臣層和軍部法西斯的鬥爭，不能決勝負，就是日本政治日趨混亂，貧困的癥結所在。（轉載四月一二兩日廣西日報）